长城脚下农民摄影人

□□ 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 孙维福

这是因为一段燕山古老长城、因为一个长城脚下村庄引出的话题故事。故事里的人物，平凡又不乏特殊，他们既是一群朴实热情的山村农民，又是长枪短炮三脚架不离身的摄影行家。

进入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，那里有一段明朝年间修筑的古长城，名为金山岭长城，景色被赞“万里长城，金山独秀”，已是游客纷至、拍客沓来的AAAAA级景区。此地，有一个紧邻这段长城的村庄，名为花楼沟。下京承高速或走101国道，进入景区唯一必经之路，便是全村8公里长、沿途粉墙黛瓦农家乐一家接一家的金山主街。从村最南端的二道梁子村民组，步行到最近的城墙根下，不到500米。花楼沟由此得名长城脚下村，近年先后获评全国旅游重点村、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称号，现在连同周边一起成为国家长城文化公园建设的重点区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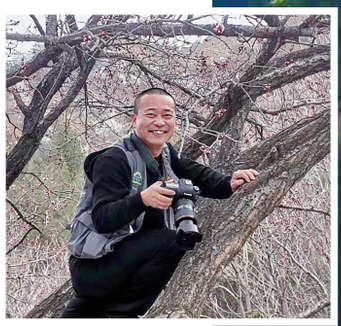
虽说称作长城脚下村的村庄，在全国数以千百计，然而花楼沟村能给人留下特殊印象的一个很重要原因，当是1985年景区开放以来，在这个沟谷纵横、村户散居的山村里，逐渐形成了一个年年四季、日日早晚，几乎24小时全天候拍摄长城的农民摄影人群体。外界甚至盛传，这里全村14个村民组606户人家，几乎一半有人从事摄影或干着与摄影有关的事情。正因有此，花楼沟又被誉为长城脚下摄影村，今年还被县里列入国际摄影艺术村改造提升项目。

春拍杏花漫山、夏拍白云飘游、秋拍木叶尽染、冬拍雪拥澜关。从30多年前为景区游人拍纪念照的一台海鸥120相机，到如今各种专业机身、单反镜头，甚至航拍无人机应有尽有，这个原乡本土的农民摄影群体，连同他们上百万张摄影作品，犹如长城夜空点点繁星，既闪亮耀眼又难以计数。而当走近这个群体，倾听他们讲述各自的经历片段、拍摄趣闻、场景体验，又会从那些始终以长城为主体的照片背后，慢慢读懂这些与长城朝夕相伴的山村农民的生活底蕴、乡土情缘、艺术执念。

他们的故事，散开看好比山花，各有各的形色馨香，串起看如同山径，叠印着山村变迁的时代印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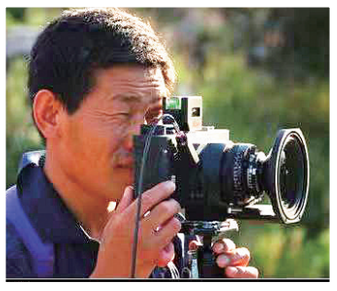
段久军。

崔广来。



周保全。

崔海明。



周万萍。

他们除了年龄不等、村组有别，爱上摄影的缘由、从事摄影的经历，几乎不约而同地相似，其中最为一致的交集是：他们的家乡风景很美，他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，他们都想把生活过得富足而且充实。

周万萍的故事

见到周万萍，是在他紧邻景区入口处的农家乐餐厅里。盛夏时节那里抬眼就是飞云满天，隔窗望去，长城上的烽火台和小金山敌楼一览无余。餐厅东墙上，挂着一幅金山岭长城全景照片，57岁的周万萍说，这是前些年他用胶片相机4张连拍而成。照片里长城高点位置的小金山楼台，也是他近些年来每日风雨无阻摄影创作的“工作室”，除此之外，他还捎带着在那里卖点零食饮料。

虽然现在全村从事摄影、而且小有名气的层出不穷，但是在二道梁子乃至整个花楼沟村，周万萍都是公认的第一个置办相机拍照长城，也是第一个获得国际摄影奖项的农民。“最初就我一个人，端着一台海鸥120给游客拍纪念照，也用它来给村里人照相。从1986年开始，一直用了10多年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彩色胶片开始普及，旅游纪念照生意特别红火，游客经常需要排队照相。“回想自己那个时候，能够舍得花钱添置相机，还是很有勇气的。”周万萍略显自豪地说。村里人一看周万萍照相这么红火还能赚钱，也开始置办相机加入了照相生意。当年在景区干拍照的当地村民，一下增加到了十几个，也由此带动起了一批照相专业户。然而随着后来数码相机日渐普及，花钱拍纪念照的游客越来越少，第一批以景区照相为业的人，大都歇业改行做了其他。

但在给人拍纪念照同时还经常拍长城照片的周万萍，却没有被淘汰出局，因为除了照相谋生，他还有自己的摄影艺术追求。1992年，他的一幅摄影作品获得一个国内奖项三等奖，奖品虽然只是一个相机，但和获奖照片一同刊出的介绍文章，却让摄影界、旅游界开始知道他，知道金山岭长城是个特别适合艺术摄影、出风光大片的地方。

“经常是一个人站在城墙楼台上，突然觉得长城风景实在好看，就下意识地拍下来。经常是胶片送到北京洗印，洗照片师傅看到后，说你这照片真不错，我给你免费放大一张。”2000年之后，很少有人用胶片相机拍照了，周万萍仍然坚持拍了几年胶片照，“这些年用过的反转胶片，放在一起拎都拎不动”。

为什么这个村子会出现这么多酷爱摄影的农民？“首先是这边景色确实壮美，但主要还是大伙儿发现拍照能赚钱有收入吧。当然，能赚钱的同时产生拍照冲动、摄影爱好的人越多越好，这样就能形成一个在家门口摄影创作的好氛围、大气候。”这些年已累计拍了30多万张长城照片的周万萍总结说。

1998年，周万萍的一幅作品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“世界文化与自然文化”摄影比赛二等奖。这也是迄今当地农民摄影人中的最高奖项。那时的拍摄体验，也让周万萍至今认为：“纯胶片拍摄非常讲究严谨认真，对于专业从事摄影创作来说，还是应该回到胶片摄影那种严谨创作的方式。”

虽然这样，周万萍并没有排斥数码摄影，他后来添置的十几台设备，也都是数码摄影器材居多。至今在他小金山楼的饮食零售点，每天都会在垛口处架上两台数码相机，进行自动延时拍照，不间断从这里抓拍长城流动的光影。“以前为了拍照片，经常一个人带点干粮灌瓶水，在长城上一呆就是两三天，整天琢磨的就是如何拍出一个得奖的片子。现在年龄大了，已经逐渐转向用镜头记录长城日常了。”

段久军的故事

和段久军相谈随意而且自然，我们坐在离村口不远处的马路牙子上，路边草丛中不时传来蛐蛐欢鸣，头顶半空缓缓飘来大朵白云，这个51岁的汉子坐在那里，眼中有光、面容含笑、言语轻快。拉开分量不轻的摄影包，里面是一个相机、两个镜头，“昨天傍晚、今天凌晨都背着上长城拍照了”。除了经营自己的农家乐，段久军还有一个身份是滦平县摄影协会主席，同时兼任花楼沟村摄影协会主席。他说现在村里有拿得起专业相机、能从事摄影的大概20来户，年龄从30出头到50大几，主要集中在最靠近长城的三个村民组。这些人可以说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农家乐院落，个个都能指导摄影初学者如何取景、选角、用光。“看，这就是我们农民摄影人！”他掏出手机，微信发来一张10多人排成一溜手举相机的合影。

“我们这些人大多是从帮着游客背摄影包登长城，一点点成长起来的。”段久军说这些年国内外很多专业大师或者发烧友级别的摄影人，一来就直奔金山岭，就近住到农家院。这些人随身器材多，有的年纪大上山费劲，村里年轻人就当起了摄影助理，专门帮着背包外带搀扶登山，人家一般都会给点费用。这样一来二去耳濡目染，大家就从中学到了不少摄影基本技巧，开始尝试自己用镜头记录家乡的美景，无形之中兴趣越来越大。还有就是通过摄影大家发现，凡是摄影水平高的，农家乐的买卖就好，于是钻研拍照、投资摄影的劲头更大了。

段久军说他从2003年开始正式拿起相机拍照，“当时相机买不起，还是找朋友借的用了3年，后来慢慢置办，现在已经换了七八台。你问我一年当中上长城有多少次？那太经常了，最多的时候一天我上过四趟山。”他说长城上的景色会因时间、天气不同而瞬息生变，他只要一闲下来，就会忍不住上长城走走。“别人都说拍了多少张，我拍的片子要论斤称，胶片都是从北京成箱买。现在光存储硬盘就有20多个，每个内存都是4个T。”

说起难忘的摄影经历，段久军拿出自己2014年获得全国农民摄影大赛的金奖作品《中国龙》。画面中一条状如腾龙的飞云，紧贴着雄浑起伏的长城，二者融为一体极具动感张力。他说那年8月的一天正午时分，当时农家院来的客人很多，自己正忙着在灶上炒菜，端菜的侄女过来告诉他，外边有条云特别好看，他扔下勺子出门一看，真是有一条特别有力量感的云彩。招呼客人也一起去拍，但大家觉得中午太热不易出片，没人愿意起身。“我只好一个人端着相机，一口气跑到最近处砖垛口城墙前的小广场，此时再看那云、那长城，就是自己多少年梦想拍摄的画面啊，赶紧连拍了7张。当时激动得手有些抖，前两张都是虚的，后面定住神拍稳了，才有了如今这张《中国龙》。”

或许有人觉得摄影多半要靠运气外加灵感，但在段久军看来并非如此。他说自己在这之前的三年里，就一直内心涌动着拍出类似画面的想法。因为自己天天登长城拍长城，每逢见到长城上云飞雾泻、光影幻化，就想一定要抓个时机，让自己拍到的长城有飞起来的动感，那天才终于被他抓住机会如愿以偿。

崔广来的故事

崔广来的农家乐院落很好找，路边招牌上“摄影交流”四个醒目大字，一看就知道老板是个酷爱摄影之人。他所在的花楼沟村崔家二组，就在景区停车场旁边，现在这个村组家家户户都在开办农家乐，接待游客餐饮住宿。“小时候我常到长城上去抓蝎子刨药材，那个时候就感觉家门口这段长城真是好看，那种沧桑壮美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。”

从1990年代起，来金山岭长城的游客特别是国外游客明显见多，崔广来就开始帮老外背旅行包，一天来回走6个小时能挣100块钱。“背包登长城的同时，我还能告诉他们长城上什么地方适合拍照，什么时间点拍照效果好。”从小到大，整日看着长城上蓝天白云、看着漫天云海衬托日出日落，崔广来想自己拍照的念头愈发强烈。瞒着家里人，他悄悄买下第一台相机索尼微单，后来一狠心借了点钱，又买了第二台相机尼康850，正式踏上摄影之路。

“有了新家伙什，劲头更大了，经常夜里2点就起床，背着器材摸黑上长城。”他说因为在凌晨时分，长城上空有那种别处看不到的视觉体验，比如经常上方是浩瀚星空，底下是飘渺云海，中间隐隐露出城墙楼台，特别的深邃壮美。“正是家门口的那种景色，让我深深爱上了摄影，每天凌晨摸黑上长城成了家常便饭。”崔广来说多年来他早已习惯凌晨两三点起床上长城，一年最少有300天在长城上拍照。现在他已经有了4台相机，还买了两架无人机辅助拍摄，“如果哪天拍了一张可心的照片，我比吃一顿大餐还高兴。”

今年5月16日下午2点，崔广来和伙伴各背着干粮和40多斤重的器材，走了两个多小时山路，又登上了他们认为最可能出大片的地方——金山岭长城最高点海拔986米的望京楼。一般情况下，他们都要在那里支起帐篷，蹲守拍照两三天时间。“那天刚上去15分钟就开始下雨，一阵急雨过后，咔，一下就出现了我们想要的彩虹。当时是下午5点来钟，阳光还有点高，所以那道彩虹正好出现在长城中间，感觉特别奇妙震撼。”第二天凌晨他们又在原地拍到了壮观无比的云海，就这样一直不停地拍，直到把带的东西都吃光了，才依依不舍地下山回家。

崔广来说，金山岭长城和其他地段的长城相比特别壮观，几乎是三步两步就是一个独特的构图成景，这些年他拍了10万张照片都不止。他说自己将来静下心来，最想出一组表现长城春夏秋冬的摄影主题。“一年能拍到三五张可心满意的照片，就知足了。那张最满意的一道电闪照长城，谁看了都会眼前一亮。原版自己一直秘藏着。我敢说，所有来金山岭拍照的片子，都没有这张漂亮。因为那零点零几秒的瞬间奇效，永远不可复制。”

崔海明的故事

按年龄段划分，在村里这些摄影人当中，41岁的崔海明属于中壮年，他更擅长无人机航拍、自拍制作短视频。他和崔广来在一个村民组，二人农家乐相隔两百多米，宽敞的餐厅内随处可见他的摄影作品。说起自己用过的器材家伙什，张口就是一连串相机型号，“佳能5D4已经换了四套，还有两套无人机”。他说自己和摄影结缘在2009年，那时一位摄影达人常从北京过来住在他家，每次上山崔海明都帮他背摄影包。彼此熟络了，对方就撺掇他说：“你也拍呀，我这么老远都过来拍，你家就在长城跟前，多好的条件啊。”

“好片子没舍得拿出来，都藏着呢。”见我环顾室内摄影作品，崔海明嘿嘿笑了。现在他对摄影质量要求很高，一般都是在出发拍照前，先设想一下要上到哪个高度角度，想拍出一个什么样的照片。“比如说我今天想去望京楼，拍彩虹还是拍云海，各在什么位置，光线能打到楼子的哪个侧面，都要事先琢磨一下。”他说整个金山岭他几乎每天都要上去走一趟，因为长城上太阳每天在哪个位置、哪个时段、哪个角度照射都有不同，也就有可能拍到意想不到的瞬间。“为了拍摄，每个月我和崔广来都要在望京楼上守个一两天。”

今年的3月20日，夜里下了一场50厘米厚的大雪，崔海明背着一个无人机两台相机，带上一根火腿肠一壶热水，凌晨2点多钟走出家门，踩着大雪映着月光就上了长城。“雪后的长城满天都是星星，特别大、特别亮。”顾不得零下20度冻得透心，他把相机一支，就拍起了长城星轨照片，一直拍到西天出现金黄色的光影。

还有一次上长城拍星轨，那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，正好赶上下雪，大家想拍一个雪版的星轨片子，山上气温降到零下27度，还刮着大风，但这都阻止不了他们不停地摁动快门。“拍到最后，我抑制不住兴奋，脱掉外套、手提红灯笼给自己拍了个纪念照。”第二天下山的时候，崔海明说他两手冻得衣服拉锁都拉不上了。“这种经历只有我们当地人能赶上，意念中的照片也只有这些个时候才能拍到。”说这话的崔海明，脸上透出满足感。

周保全的故事

周保全年龄比崔广来略小，比崔海明略大，虽然不在一个村组，但三人因为爱好摄影，经常结伴凌晨上山拍照，有时甚至在山上过夜。“说实话当初爱上摄影也不是刻意的，我2013年才买的第一台相机。2008年自己已经开着农家乐，那时住过来的客人里，专程来拍长城的大师级人物比较多，我就给人家背器材包，跟着上山当摄影助理，于是有机会接触了光圈、速度等方面的摄影知识。”通过经常跟着摄影大师们上山拍照，慢慢的自己留心观察学习，周保全说他也能做些指导摄影小白的工作了，比如帮他们领领机位、找找角度、琢磨构图之类的，“虽然我那时没有相机，但比一些有相机的显得还懂。比如说早晨拍片，初学者大多习惯拍顺光，我就可以指导他们尝试从侧逆光角度拍照，拍出他们更满意的效果。”

聊起这些年痴迷长城摄影的因由，周保全说他有两点体会。第一个体会是，那么多人不远千里万里来到金山岭这里，主要就是为了拍长城照片。祖祖辈辈住在这里的人，天天守着家门口的长城美景，自己再不去拍，实在说不过去；第二个体会是自己开着农家乐，如果能帮游客们拍到些好片子，同时结交下朋友，日后也对自己的生意也有好处，“不仅吃住在你这里，还能帮你介绍其他客源，带来生意和效益。”

“当你真要拿起相机拍照，那种满足感、成就感就会推着你，就会让你放下一切。”周保全说他最早没有无人机前，突然看到西边出云海了，这时自己还在东边拍摄，就要赶紧往西跑，为的就是要抢到云海那种气势瞬间，“平时走过去需要一个小时时间，那个时候只要20分钟就能飞奔过去，能拍到一张好片子，再苦再累都值得。”

众多难忘的摄影经历中，周保全说他印象最深的，是2016年8月22日那天上长城拍摄云海延时。那天早晨五六点，正在家忙活着什么事，突然发现天空中云海上来了，于是他什么都没顾，背起器材就跑上了桃岭口城墙。那是一段从没修复过的残破城墙，气喘吁吁爬上去，手忙脚乱地把相机支好，才定下神来抓紧拍照。“那天的收获，只有用我们常用的‘太棒啦，太棒啦’，才能形容自己那种兴奋状态。”

这就是花楼沟、一个长城脚下山村里，关于一群农民摄影人或个例、或片段的简版故事。他们除了年龄不等、村组有别，爱上摄影的缘由、从事摄影的经历，几乎不约而同地相似，其中最为一致的交集是：他们的家乡风景很美，他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，他们都想把生活过得富足而且充实。

沿着花楼沟村金山主街寻访农民摄影人那几天，正赶上村上镇里在组织清除路边杂草，沿街相隔不远路灯杆上悬挂的，都是滦平县推介特色小镇的宣传标牌。一个整理花草的村民说：“这不放暑假了嘛，来金山岭这边旅游的人会很快多起来，要抓紧时间美化周边环境。”

说话间，不时有各地牌照的车辆从身边驶过，向着景区开去，此时眺望那边天空，刚才还是碧蓝如洗，不知何时又飘来大片白云，我也赶紧掏出手机，对着头上的天空、脚下的长路拍照了起来。

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公众号“零度往上”